

英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转类现象及认知阐释

卢美艳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借助2011年出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的词类标注,我们收集到7406个转类词。在对其中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相关的转类词进行研究后,我们把它分为名—动、名—形、动—形、名—动—形、名—副、动—副、形—副等66种类型。通过分析这些转类词的特点和表现,我们发现英语词汇形成转类词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词义概念具有二元结构,具备转类引申的基础;第二,词素语义具备转喻视角化的特点,能提供正确的联想。

关键词:英语转类词;符号概念;类概念;转喻视角化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76(2018)02-0024-05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2011, 7406 converted words in modern English were collected and divided into 66 types. And all these converted words are nouns or verbs or adjectiv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hrough a careful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onverted word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y reflect more or less the conversion between token and type concepts of words and it is also an instance of metonymy perspectivization.

Key words: English converted words; token; type; metonymy perspectivization

1. 引言

转类词在英汉语中都很常见,也是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研究的“转类词”,主要指“一种词类不经任何形式的改变在句中直接转用为另一词类”(周领顺 2006: 19)。转类词又称为“零形派生”(zero derivation)或“功能转换”(functional shift)(张韵斐 2004: 32),在造词过程中一般不涉及任何派生词缀。这种造词法简单易行、极具经济性,因此在词汇的衍生和使用中应用广泛。据张韵斐(2004: 32)统计,英语中所出现的二战以来的新造词中,有10.5%是通过转类造词这种形式来完成的。现代英语的转类词常见于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如“acute”就兼具名词和形容词的功能。

国外对转类词的研究经历了从语义现象描述到认知理据解释的过程,如 Quirk *et al.* (1985: 287) 和 Balteiro (2007: 47)、Valera (2004: 20-42) 分别研究了转类词的语义关系和英语转类词的分类;而 Clark & Clark (1979: 55)、Kövecses & Radden (1998: 37-77) 和 Martsa (2013: 118-132) 则分别从修辞语用、名动转类的隐喻特征及认知语义的角度对转类词进行了研究。

国内汉语界对转类词也早有研究,朱德熙 (1999: 166-175) 就有相关的论述。周顺顺、司显柱、白解红等学者近 20 年来一直比较关注转类词的研究,其中周领顺 (2000: 341-343; 2003: 14-17; 2006: 19) 和司显柱 (2009: 71-74) 侧重于转类词的宏观理论研究,如定义、范围及国

内转类词研究综述等;司显柱 (2011: 25-28) 还强调了转类词语料库建设的重要性;白解红的研究则侧重转类词的生成机制,特别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转类词进行解读,如白解红等 (2013: 27-31) 和邓云华、白解红等 (2009: 17-20) 分别关照了英汉转类词的“语义建构”和“构式语法”,并提出“认知经济性”是英汉转类词出现的主要动因。黄碧蓉 (2012) 从名词和动词转换的角度疏解了人体词语研究的概况及存在的问题。以上这些研究大大拓宽了对转类词的认识,对转类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有益的启示。不过可惜的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名词转动词或形容词转动词这两类;同时在研究认知机制时缺乏足够的语料支持。因此,本文拟借助 2011 年新出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及其词类标注,来考察名、动、形三类词之间的转类现象,并借助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结构二元性 (Jackendoff, 1983: 78-88) 和转喻视角化理论,对现代英语名、动、形三类词之间的转类词认知动因做进一步的探讨。

《简明牛津英语词典》(Angus, 2011) 词条总数约为 240,000,它给每一个词条的词类进行了标注。我们基于穷尽性的标准,收集词典中标注的不是单一词类的词条。本文重点分析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的转类现象。从《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共收集到 7406 个具有名、动或形容三类词相关特点的转类词,大致可以分为 66 种转类词类型,如名—动、名—动—形、名—形、动—形、动—副、名—副、形—副等。

2. 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其它词类之间的转类词与分类

2.1 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的转类词

1) 名—动转类词(4024), 约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 54.33%。例如: abandon;

2) 名—形转类词(2161), 约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 29.18%。例如: acute;

3) 动—形转类词(163), 约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 2.20%。例如: animate;

4) 名—动—形转类词(323), 约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 4.36%。例如: abstract。

根据《简明牛津英语词典》, 我们发现现当代英语中的三大实词——名词、动词和形容词, 常常互相转类形成新词, 我们从该词典中共收集到 6671 个相关词汇, 分名动、名形、动形和名动形转类词 4 类, 占该词典中所有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相关的转类词总数的 90.08%。其中, 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转类词最多; 动词和形容词之间的转类词最少; 有意思的是, 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的转类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三者之间的转类词分列第二、三位, 它们各自的数量还远多于动词和形容词之间的转类词。

2.2 名词、动词、形容词同其他词类之间的转类词与分类

从《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可知, 英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与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数量词等词类之间也存在着转类现象。具体情况如下:

2.2.1 名词、动词、形容词与副词之间的转类词

一共有 576 个, 共 33 类, 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 7.78%。

5) 形—副转类词(294)。例如: alone;

6) 名—形—副转类词(104)。例如: deep;

7) 名—动—形—副转类词(46)。例如: better;

8) 名—副转类词(43)。例如: abroad;

9) 名—动—副转类词(16)。例如: broadcast;

10) 动—形—副转类词(15)。例如: daily;

11) 动—副转类词(7)。例如: happen;

12) 名—副—介转类词(6)。例如: behind;

13) 名—形—副—介转类词(5)。例如: next;

14) 形—副—介转类词(4)。例如: in;

15) 形—副—代转类词(4)。例如: least;

16) 名—动—形—副—介转类词(4)。例如: down;

17) 名—副—感叹词转类词(3)。例如: why;

18) 名—动—形—副—感叹词转类词(3)。例如: well;

19) 形—副—连—介转类词(2)。例如: after; only;

20) 名—副—代转类词(2)。例如: none; plenty;

21) 名—副—连转类词(2)。例如: nor; so;

22) 名—动—副—代转类词(1)。例如: lot;

23) 动—副—介转类词(1)。例如: overtop;

24) 名—动—形—副—连—介转类词(1)。例如:

like;

25) 形—副—感叹转类词(1)。例如: alright;

26) 形—副—介—代转类词(1)。例如: less;

27) 形—副—连转类词(1)。例如: now;

28) 名—副—连—介转类词(1)。例如: but;

29) 名—形—副—感叹转类词(1)。例如: dear;

30) 形—副—感叹转类词(1)。例如: presto;

31) 名—动—形—副—前限定转类词(1)。例如: double;

32) 形—副—代—限定转类词(1)。例如: little;

33) 动—形—副—介转类词(1)。例如: near;

34) 名—副—限定—感叹转类词(1)。例如: no;

35) 名—动—副—介转类词(1)。例如: thwart;

36) 名—动—副—连转类词(1)。例如: while;

37) 名—副—限定转类词(1)。例如: yonder;

2.2.2 名词、动词、形容词与介词的转类词

一共有 50 个, 共 18 类, 其中 9 类与名词、动词、形容词与副词之间的转类词重合, 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 0.675%。

12) 名—副—介转类词(6)。与上重合, 例如: behind;

13) 名—形—副—介转类词(5)。与上重合, 例如: next;

14) 形—副—介转类词(4)。与上重合, 例如: in;

16) 名—动—形—副—介转类词(4)。与上重合, 例如: down;

19) 形—副—连—介转类词(2)。与上重合, 例如: after; only;

23) 动—副—介转类词(1)。与上重合, 例如: overtop;

24) 名—动—形—副—连—介转类词(1)。与上重合, 例如: like;

28) 名—副—连—介转类词(1)。与上重合, 例如: but;

33) 动—形—副—介转类词(1)。与上重合, 例如: near;

38) 名—动—介转类词(3)。例如: bar; come; pace;

39) 名—动—形—介转类词(1)。例如: mod;

40) 动—形—介转类词(1)。例如: absent;

41) 名—形—介转类词(4)。例如: given;

42) 形—介转类词(6)。例如: gone;

43) 名—介转类词(6)。例如: by;

44) 动—连—介转类词(1)。例如: except;

45) 名—形—连—介转类词(1)。例如: plus;

46) 名—动—连—介转类词(2)。例如: save; till;

2.2.3 名词、动词、形容词与连词的转类词

一共有6个,共2类,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0.081%。

47) 名一连转类词(5)。例如:and; cos; if; or; seeing;

48) 形一连转类词(1)。例如:assuming;

2.2.4 名词、动词、形容词与感叹词的转类词

一共有106个,共7类,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1.43%。

49) 名一感转类词(42)。例如:bingo; boy; yeah;

50) 名一动一感转类词(34)。例如:look; man; say;

51) 名一形一感转类词(3)。例如:fore; hip; whacko;

52) 动一感转类词(12)。例如:coo; gab;

53) 形一感转类词(10)。例如:done; easy;

54) 形一动一感转类词(3)。例如:damn;

55) 名一动一形一感转类词(2)。例如:darn; welcome;

2.2.5 名词、动词、形容词与代词的转类词

一共有15个,共5类,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0.203%。

56) 名一代转类词(8)。例如:aught; it; he;

57) 形一代转类词(3)。例如:certain; other;

58) 形一动一代转类词(1)。例如:own;

59) 名一动一形一代转类词(2)。例如:self; treble;

60) 名一动一代转类词(1)。例如:zip。

通过以上分类我们可以看到:

1) 名、动、形三类词之间的转类词数量最多,同时名、动、形可以与副词形成转类词,并且数量还不少。

2) 名词、动词、形容词也可以与介词、连词、感叹词、代词等词类转类,但数量相对较少。为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与副词之间的转类词远多于与其他词类之间的转类词?与名词、动词、形容词各自的特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另文讨论。

3. 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转类词的特别表现

从《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共收集到7406个具有名、动或形三类词特点的转类词,占词典词汇总数240,000的0.000417%。大致可以分为66种转类词类型,如名一动、名一动一形、名一形、动一形、动一副、名一副、形一副等。我们发现,虽然名、动、形三类词之间的转类词占词汇总数的比重不大,但个体数目已经不小(7406个),因此,对词语转类的认知语义动因研究来说,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对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的转类词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揭示现代英语词类的特点和不同词类之间的内在联系。

世界上的多数语言,一般可以依据语义、语法功能的不同来对其词汇进行分类,譬如动词、名词、形容词等。英

语属形合语言,词语分类众多,一般来讲,动词与动作、行为相关,名词常常与事物名称相联,形容词和副词则分别与性质、状态和程度相关。从《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所提供的语言实例中可以看到,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四者互有区别,但这些差异却不足以帮助我们对这些词类进行一清二楚的划分。无论是名、动、形容、副四类词之间,还是与其他词类之间都存在为数不少的转类词。《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的7406个转类词中,名动、名形、动形和名动形转类词分别约占收集到的转类词总量的54.33%、29.18%、2.20%和4.36%,这些转类词不同于英语的传统词类,互相之间界限不是很分明,而是常常兼具几个词类,大多数时候甚至无法确定哪一个词义或词类用法是其原生词义或原生词类,但是,通过对这些名、动、形等转类词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出现当代英语转类词的些许规律进而部分揭示其内在动因。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概念结构二元性和转喻视角化这两种认知机制在名、动、形三类词转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原生词从指称义向描写义的引申主要依靠概念结构二元性实现;而原生词从字面义向比喻义的偏移,进而完成转类词的语义衍生过程则主要通过转喻视角化来达成。

3.1 概念结构二元性

一个词的语义是否具有概念二元性,即是否同时兼具符号(token)概念和类(type)概念,往往能决定其是否可以在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词类之间进行转类。例如:“anchor”既可以表示一个事物的名称“锚”,也可以描述这个事物的动作“抛锚”;“affluent”既可以表示一个事物的名称“富人”,可以描述这个事物的性质、状态“富裕的”;“animate”既可以指代“使有生气;鼓舞”的动作,也可以描述这个事物的性质、状态“有生气的”;“abstract”既可以表示一个事物的名称“摘要”、动作“做摘要”、也可以形容一种状态“抽象的”。

从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之间的转类词实例中可以看出,这些语义的核心意思比较统一,它们分别表示事物名称、性质/状态、动作/行为的不同语义之间存在着相关,既表示一个事物的符号概念,又表示它的类概念。

3.1.1 名、形容两类词之间转类的概念二元结构

分析发现,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的转类词,往往是从表示名词的指称义向描述名词的性质义转换的结果。为什么指称义与性质义可以在名词中自由转换呢? Jackendoff (1983: 78-88)的符号概念和类概念理论可以较好的解释这一点。被范畴化的事物表征被称之为符号(token)概念,具体指概念的内在结构,是一个心理结构体,能够作为完整的实体映射到意识之上。而类(type)概念则主要描述被范畴化的范畴表征,包括有机体在学习一个概念或范畴时创造和存储的信息,如:

(1) The diet of the affluent has not changed much over the decades.

上例中的“affluent”,其符号概念只表示“a person who is financially well off”。与之对应的类概念如下例:

(2) The new magazine will be directed at a more affluent circulation.

上例中的“affluent”从“richness”的范畴表征中提取并抽离出其它相关语义,转指“affluent”所含有的“abundant”等附加性质义。“符号概念与类概念是‘体现(INSTANCEOF)’关系”(ibid.)。为了对一个新学概念进行阐释和说明,学习者往往会在学习过程中创造和存储相关信息,从而形成类概念,正是这些信息本身构成了语言实体指称义和性质义的来源和基础。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名、形转类词中的名词形容词化,以及这过程中产生的创造性词义,都是基于类概念的存在才有可能发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被范畴化的事物表征,即符号概念,相对稳定,但范畴表征即类概念,却常常会随时间的推移,语境的改变而改变。如“viral”的符号概念是“of the nature of, or relating to a virus or viruses.”作为类概念,不但指引号中的原义,而且还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添加了许多带有时代烙印的新信息。如“go viral”中的“viral”就包含了“relating to the rapid spread of information about a product or service by viral marketing”等含义。以上分析说明,语言实体的符号概念义相对稳定,但类概念义却可能因时因地而变,这就为名词由指称义向性质义的转变,即形容词化转类提供了可能。

3.1.2 名、动两类词之间转类的概念二元结构
名动互相转类与名形转类类似,如:

(3) The roast beef spread its delicious smell.

上例中的“beef”,其符号概念只表示“the flesh of a cow, bull, or ox, used as food”。这些被范畴化的事物的表征,即类概念,常常随语境或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

(4) The president beefed up security.

此例中的“beef... up”从“fattened meat or flesh with well-developed muscle”的类概念义中抽离出概括化的语义,转指“beef”所含有的“enhance”等语义,从而实现了从指称义向动作义的转换。

3.1.3 动、形容两类词之间转类的概念二元结构
动、形转类的概念结构也是如此,如:

(5) The Amazons we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the first to tame horses.

上例中的“tame”,其符号概念只表示“train not to be afraid of humans and to do what they say”。类概念指范畴表征,常常随时代或语境的改变而增减语义,如:

(6) These ideas may seem tame today, but they were inflammatory in his time.

此例中的“tame”从“train to do what they say”的符号概念义中出现了语义的剥离和引申,转指“weak and uninteresting, rather than forceful or shocking”等语义,把动作义转换成了性质义。

3.1.4 名、动、形三类词之间转类的概念二元结构

同样,名动形三类词之间的转类也是如此。如:

(7) Smart children talk earlier than the average.

上例中的“smart”,其符号概念只表示“bright, intelligent”。但类概念包括在掌握一个范畴的学习过程中创造和存储的众多信息,因此常常容易抽离出衍申的语义。如:

(8) My leg smarted from the bee sting.

此例中的“smart”从“quick; brisk”的类概念范畴表征中分离并抽象部分语义,转指“smart”所含有的“give a sharp, stinging pain”等语义,从而完成了从性质义向动作义的转换;再如:

(9) He could still feel the smart of being defeated.

上例中的“smart”的语义抽象引申过程也很明显,即语义从动作义向相应的指称义进行了转换,转指“smart”所含有的“a sharp, stinging pain”等附加性质语义,从而实现了动词名词之间的切换。

3.2 转喻视角化

转喻,在传统修辞研究中,被称为“借代”,是重要辞格之一,但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转喻是一种语义认知机制,是“意义的扩展,其结果是产生具有概念凸显性的目标意义,包含背景化的源域含义和在意义扩展过程中新产生的意义成分”(束定芳 2012: 37),因此,在词汇意义扩展或新词转类过程中充当重要作用。

以名、形之间的转类过程为例,名词在形容词化过程中逐步丧失了其原来的指称义或源域义,在意义扩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语义泛化或抽象,从而引申发展成新义。

语义抽象过程中主要有三种认知过程(Heine, Claudi & Hunnemeyer 1991: 43-44,转引自刘正光 2006: 115):泛化、孤立和隐喻。名、形之间的转类认知过程从微观上看,主要指孤立抽象。

孤立抽象,指从概念中孤立凸显出某一特征,然后扩展其包容性。“视角化”指词的不同用法在复杂的语义结构框架知识中,各各突显不同的成分或意义(Taylor 1995,转引自刘正光 2006: 116)。因此,孤立抽象又称为转喻视角化,主要分两类,即:“成分视角化”和“含义视角化”,孤立抽象是词义扩展或词义聚焦化的主要认知机制。成分视角化,指从众多的语义要素中提取一个要素进入视角,譬如“barren”,“瘠地、荒漠”具有许多特征:“贫瘠荒芜、不毛的、无益的”等,但下例中的“barren”从以上特征中提取“不毛的”这个语义要素,并在此语境中引申为“沉闷无趣的,无吸引力的”,使描述更形象。

(10) The lecture was dry and barren.

再如:

(11) The house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medieval domestic architecture.

“textbook”本来是一个中性词,但在上面这个例子中,

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according to or characteristic of a casebook or textbook; typical”,这是含义视角化的过程。

孤立抽象,尤其是其中的成分视角化机制是实现不同词类之间转类的重要途径。譬如动形转类也是通过类似的机制,如:

(12) It is meet that you should help your friends.

上例中的“meet”原意为“arrange or happen to come into the presence or company of”,具有“join; fulfill or satisfy (a requirement or condition)”等特征,然而,在具体的例子中,不是所有的语义特征都会聚焦到一起。上例的“meet”就只是选取了众多特征中的“fulfill”转喻成“suitable or proper”。因此,具备概念凸显性特征的转喻,可以帮助名词在指称义和性质义之间切换,强化了特定语境中的特殊所指,并把言说人的观点、情绪和立场等主观意义融入其中,同时又保留背景化的源域义,使语言的表达生动又富有层次。

尽管《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的240,000个词条中,只包含7406个转类词,但是它依然向我们传达了以下的重要信息,即不同词类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完全封闭,相反却是开放兼容的,只要具备概念结构二元性、转喻视角化机制等条件,词义之间的转类现象只会越来越多。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也许我们能够回答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英语中不是所有的词或大部分词都转类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词能够成功转类?哪些词还有可能互相转类?哪些词不太可能互相转类?

4. 结语

本文以现当代英语中名、动、形三类词之间的转类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概念结构二元性和转喻视角化的认知理据,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名动形互相转类的认知语义动因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发现,转类词的产生,除了认知经济性,还有语言多样化的需要,其中主要是基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概念结构二元性和转喻视角化机制。因此,转类词的多寡,往往不受数量的限制,随着现代大众语言生活的日益丰富,词语的创造性使用也会越来越多,从临时转类到相对稳定的转类,自然也就越来越多,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发展趋势。

转类词实际上反映了一个词的指称义与性质义、动作义等的转换,这种转化既经济又新颖,易为人所接受,已逐渐成为英语创造新词的一个重要方式。研究发现,现当代的英语转类词一般兼具以下两个条件。首先,如若对某词进行引申和转类,则该词义概念一般具有二元结构,此为基础;其次,词义语素须适合转喻视角化,能提供合适的联想,此为方法。事实上,词类转换是人们灵活使用语言的产物,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一种外显过程,可以说是人们切换认知角度、换种方式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效途径,针对转类词认知动因所做的分析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丰富语言学的内容,并拓展英语词汇教学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Angus Stevenson & Maurice Waite(eds.).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11.
- [2] Balteiro, Isabel. *The Directionality of Conversion: A Dia-Synchronic Study*[M]. Bern: Peter Lang, 2007.
- [3] Clark, E. & Clark, H.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J]. *Language*, 1979(4): 767-811.
- [4] Heine, B., Claudi, U. & F. Hun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5] Jackendoff, R.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3.
- [6] Kövecses, Zoltán & Günter, Radden.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8(1): 37-77.
- [7] Martsa, Sándor. *Conversion in English: A Cognitive Semantic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 [8]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85: 287.
- [9] Taylor, J.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UP, 1995.
- [10] Valera, Salvador. Conversion vs. unmarked word class change[J].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2004(1): 20-42.
- [11] 白解红,王勇. 网络语境下转类词的动态概念化模式[J]. *中国外语*, 2013(6): 27-31.
- [12] 邓云华,白解红,张晓. 英汉转类词的认知研究[J]. *外语研究*, 2009(6): 17-20.
- [13] 黄碧蓉. 人体词语研究概况及问题分析[J]. *英语研究*, 2012(1): 7-12.
- [14] 刘正光. 语言非范畴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5] 束定芳. 近10年来国外认知语言学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J]. *外语研究*, 2012(1): 36-44.
- [16] 司显柱. 现代英汉语转类词研究:回顾与展望[J]. *外语学刊*, 2009(1): 71-74.
- [17] 司显柱.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英语名、动、形转类词语库的研究[J]. *外语教学*, 2011(6): 25-28.
- [18] 张韵斐. 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周领顺. 英汉名一动转类词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5): 341-343.
- [20] 周领顺. 名转动词变异的本与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4): 14-17.
- [21] 周领顺,李速立. 我国的英汉转类词研究[J]. *外语教学*, 2006(4): 19.
- [22] 朱德熙. 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的一则札记——为《王力先生纪念文集》作[A]. 朱德熙文集(第3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166-175.

基金项目: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转类词认知语义研究”(项目编号: M16JC023)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卢美艳,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汉对比研究、认知语言学。

责任编辑 孙毅